

野生动物长篇小說



狼群向母虎逼近，形成层层包围。母狼凝聚了母性的仇恨跳向母虎，终于撕开母虎身上最柔软细嫩的地方，许久没被吮吮却胀满浓浓乳汁的乳房顿时乳血四溅。群狼猛烈迸发的力量在乳白与血红中沸腾，拥挤的狼嘴迅速穿过伤口深入到母虎内脏，母虎还没来得及倒下就扑向了死亡。

郭建力 著

知識出版社

野生动物长篇小说 0101011



虎

王

郭建力  
著

知識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虎王/郭建力著. —北京:知识出版社,2007. 1

I. 虎... II. 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ISBN 978 - 7 - 5015 - 5185 - 9

中国版本图书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6890 号

---

顾 问:刘建勋

摄 影:郭建力

责任编辑:于淑敏

责任校对:梁燕曦

责任印制:张新民

封面设计:黎隆安 谢顺富

内文设计:春天书装工作室

---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 话:010 - 88390732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固安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10.25

字 数:232 千字

版 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5000 册

---



ISBN 978 - 7 - 5015 - 5185 - 9 定价:19.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目录

## 第一章 ..... 1

母虎之王妈妈与不断集结的群狼搏斗。狼用稠密的生命折射出隐藏在灵魂里的无畏，终于分食了之王妈妈。虎仔之王成为高山孤儿。

## 第二章 ..... 7

之王妈妈出生在西伯利亚。它在一大群驯鹿逃走的地方看见了散发着雄性朝气的大公虎，并被大公虎吸引，跟随它走出了西伯利亚，来到亚洲东部。

## 第三章 ..... 27

之王和雪狼出生在同一片土地上，饥饿使它们相遇。

## 第四章 ..... 61

困在绝壁上的之王找不到食物，饥饿难捱。金雕勾着猎物从云端向绝壁滑翔，之王扑向猎物，和金雕、猎物一同坠入壁底……

## 第五章 ..... 89

在森林里孤独地流浪、忍受着饥饿。不会捕猎的之王吃



林蛙充饥,被雕鸮袭击,被头鹿驱赶,但它的兽性落地生根。

## 第六章 ..... 113

快乐懵懂的童年:之王在森林中遇到了黑熊和小熊们,三只幼熊成为之王唯一的伙伴。熊妈妈出于母兽的本能,阻止它们接近,并驱逐了之王。

## 第七章 ..... 139

之王被善于伪装的猞猁诱捕,但最终战胜了猞猁。重伤的之王在饥饿和伤痛中重新积累力量,积聚更持久更强烈的兽性。

## 第八章 ..... 151

之王遭遇三只灰狼,与它们展开平生第一场血战。它和狼的身上渗透了彼此的牙印和血痕,却都无法突破对方的防线,在一串混合着两种血迹的脚印两端,最终留下了之王和残狼。

## 第九章 ..... 187

梅花鹿群在向山麓迁移的过程中开始了种群分化,小

# 目录

公鹿和长角头鹿为一只美丽的母鹿而战。小公鹿在流浪、饥饿、迷途、危险的激发下，生命产生了无形的张力，完成了从凡胎到精灵的演化过程，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种群。

## 第十章 ..... 217

罕见的旱灾降临了，野兽们为争夺水源而厮杀。野猪、黑熊两败俱伤；鹿成为之王的猎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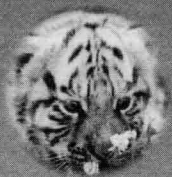
## 第十一章 ..... 255

之王在大河旁遇到马鹿群，在冰排漂流的江面上，它捕到了大公鹿。两岁多的之王形成了真正的东北虎的性格：王者的孤独、对脚下土地的心灵向往和无所畏惧的胆量。

## 第十二章 ..... 287

为争夺一片广大的、隐藏着汹涌生命的土地，争夺母虎山风，之王与一只壮年公虎激烈搏斗，经数个回合的交战，之王咬死公虎，占山为王。

## 后记 ..... 317



虎 王

# HU WANG

## 第一章

狼群向之王妈妈逼近，形成层层包围。几只狼有胆量地一直往前，带着后面的狼群缩小包围圈，之王妈妈发出警告性的低吼，声音拖得很长很长，不间断地在狼的头上盘旋，狼却置之不理。当狼的目光与之王妈妈的目光相遇时，这只母老虎看到了和自己完全相同的凶狠的目光。

之王妈妈来不及从身上撕下这些狼，它的内脏正快速地消失。它倒下的时候，内脏已经被狼群吃了个精光。



# 第一章

名叫之王的小东北虎醒来时，它的妈妈正叼着它向山崖最高的地方奔去。

之王妈妈一弓一蹿，跳上一块歪向深沟的巨石，后腿刚刚落下，就又向更高的山岩上跳去。它叼着之王的后脖颈，跳跃时稍有些吃力。之王团住身体抱着尾巴，圆圆的小屁股悠荡着。因为吃得太多，肚子从两侧鼓出来，一直鼓到腰际。妈妈嗓子眼里的哈气，哈热了它的脖子，这是它最喜欢的、最安全的感觉。

在一层高似一层的山崖上，有一长溜平缓的崖顶。之王妈妈跳到上面，把之王放到长着青草的石窝窝里。平日非常淘气的之王，听话地盘坐在草上。之王妈妈用前爪刨出石头上薄薄的土层和青草，这是它危急情况下的习惯动作，她想埋住之王。在土里和草里翻腾了一阵，许多土渣和草叶落到之王身上。在确认之王没有危险后，它又急忙顺着崖边的豁口跳下去。附近做巢的鹰被惊得满天盘旋，很久没有落下来。

之王妈妈从很陡的斜坡向下滑，它把尾巴高高翘起，带起的尘土在身后打着卷伴随着它。它循着峭壁光滑的起伏无声地跳下去，在能够停顿的地方，伸头看看下面的坡度，然后掉转一下身体纵身越过侧下方一个很深很宽的山涧，山涧那边的陡坡上是壁立陡峭的山岩，山岩间许多千年古树卷曲斜伸，没有直线下滑的路径，它灵巧地躲过树

身，绕过枝蔓，避开裂缝，七弯八转地跳过容易滑倒的湿苔藓，它脚爪踏过的地方，一些山石松动翻滚坠入山底。

之王妈妈还没跑到山下，就明白已经没有哪一种力量可以阻止狼群对它的围攻了。远方，一双双绿眼睛在荆棘和树丛后面闪闪地埋伏着，正在等待它并向它的方向集结。之王妈妈能来得及藏起它的孩子，转移孩子的活动空间，就是对狼的嗥叫声的准确判断。那些听起来全是一个声调的嗥叫其实有多种多样不同的内容。之王妈妈在最后一块岩石向平地跳下时，发出一阵声音后，气喘地站立在几只狼面前。

后面的狼仍在往这边聚集。这些高山上的奔跑能手在头狼的召唤下，越过重重障碍向这边疾跑。大地上各个角落里发出的狼嗥随着风的传送在野兽们的上空回荡。

那只给所有头狼发出嗥叫的狼王，正叼着它母狼的脖子，用力地按着它。它的母狼因为不停地跳跃、撞壁和间歇的抽动正在失去兽性的力量。

狼群向之王妈妈逼近，形成层层包围。有胆量的几只狼一直往前，带着后面的狼缩小包围圈，之王妈妈发出警告性的低吼，声音拖得很长很长，不间断地在狼的头上盘旋，狼却置之不理。圈越围越小，之王妈妈的喉咙深处喷出它特有的体味，平常，狼对这种气味是非常恐惧的，可是现在，狼把它们胆量集合起来，用稠密的生命折射出藏在灵魂里的无畏。所有的狼都镇定地看着这只在它们眼里巨大无比的母老虎。当狼的目光与之王妈妈的目光相遇时，这只母老虎看到了和自己完全相同的凶狠的目光。

狼群没有声音、没有动作，没用任何实际的表示就发出了它们之间互相了解的信息。进攻前，它们围成了一个移动方阵，完全堵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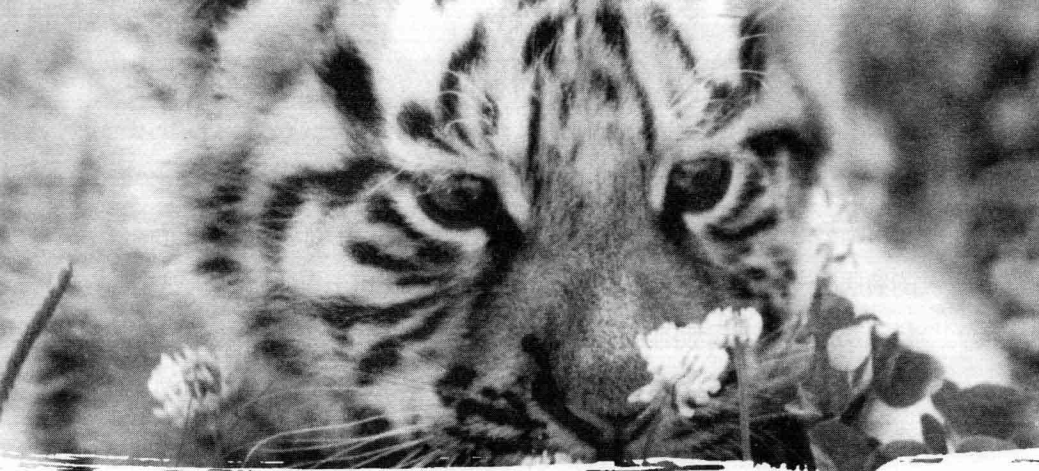
之王妈妈向任何一个方向跑掉的路，把之王妈妈紧逼到山根下。到了进攻的时候，狼群里突然跑出许多只强壮的狼，扑向之王妈妈的身体，之王妈妈抖抖身体，狼就从它身上掉下来，来不及翻身站起来跑开，被之王妈妈踩住一压，狼就断气了。

形成一体的狼群疯狂起来，它们不管能不能咬住什么，就拼命地往之王妈妈身上冲，不让它有喘息的机会。每只跳到它身上的狼都很困难地去咬从母老虎的后腿、前腿、屁股、前胸上鼓出来的像钢铁一样坚硬的筋肉，它们锋利的狼牙没能穿透那些地方，被厚而滑溜的虎毛挡住了。那层虎毛还显出非凡的作用，让狼的爪子无法停留在虎身上，尖利的狼爪勾不透也勾不住那么柔顺、飘飞的东西。掉下来的狼有了一点点进攻的经验，在地上打个滚后，更加凶猛地再次跳上去。一只体壮的公狼，从后面跳到之王妈妈的后腿的肘弯处，成功地用狼爪勾住了虎腿，试图从那撕下一块肉，之王妈妈甩起尾巴啪地一个横扫，那只公狼被扫断肋骨，无声无息地撞到山根的岩石上，动也没动一下。

狼为了保持体能，保持战斗力，分食了倒在地上断气的和将要断气的同类。它们呈现出远古祖先顽强生存的力量，当个体消亡的时候，群体仍然非常强盛。

先冲上来的狼都是不要命的狼。它们满嘴塞着金黄的虎毛，有的被之王妈妈巨大的犬牙插进了脖子，瞬时就断了气；有的被踩断颈椎，瘫痪在地上，有一只狼爬到了之王妈妈的屁股上，咬住它的尾巴，用最尖厉的狼牙钻透那儿的皮毛，之王妈妈抬起后腿，后爪向上翻，一个猛蹬，那狼飞向岩石，“铿”的一声，脑浆迸溅在岩石上。

之王妈妈脖子下方，从下巴到脖根部，成了狼攻击的重点，狼仰视



着这个要害部位，很困难地要从这里打开生命的缺口。它们扬头张嘴，从各个角度灵活地往那跳跃，跳起来的狼准确地咬到之王妈妈的喉部，咬住那儿的虎毛，只要能拼尽全力咬住它，每只狼都不去想下一步该怎么办，它们一落地，就以最快的速度奔向生命的尽头，之王妈妈的虎爪一直不停地扑来拍去，爪下不断地发出骨头断裂的咔嚓声。

一只勇敢的狼昂扬着头全力跳起来，周围的狼都能听到它身体弹起那一瞬间风的起伏，听见它的肌肉与力量猛烈进发的声音。它大张的嘴上有一对贪婪的眼睛，循着空中一条抛物线精确地飞向之王妈妈的喉部。之王妈妈向后退了一下，又向前上了一步，它只是头部的位置稍微低了一点，那条线无可挽回地钻进了之王妈妈突然大张的嘴里，这只狼准确地把自已送入了虎口。它的脊骨在虎口里折断、碎裂了。它的头扭转瘫软倒悬在脖子上，粗大的尾巴松散开，长长的灰毛向四面八方飞起来。

之王妈妈叼住这只狼没有放下。它稳健地站着，嘴里的狼却松松垮垮地晃着。之王妈妈的视线在远处，狼只在它视线的余光里。狼的视线都在之王妈妈的身上，它们的目光迅速而聪明，不放弃用它们的智慧所形成的包围圈，用目光扫视到了可能胜利的最好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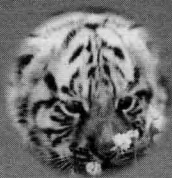
一只狼突然跳起来咬了一下叼在虎嘴里的狼，想抢回它的同类。



狼群暗暗地传递信息，它们绕来绕去不住地走动，走到之王妈妈正面的狼摆出进攻的姿势却不进攻，绕到后面的狼无声无息地往上冲。

那只紧按着母狼的狼王松开了母狼，它的母狼已平静下来，正用母性的仇恨的目光盯着之王妈妈。它的乳房因为强烈的刺激正在往外滴着乳汁。母狼看这只健壮母虎的乳房和它的一样鼓胀着，根部的毛向外蓬松着，红亮红亮的乳头，四周淡粉色的皮肤上有小虎抓挠的一道道渗血的小爪印。母狼像在闻着什么，它窥测着狼群跑动的变化姿势，看母老虎正对着它急急忙忙蹬起来的后爪，寻找一条只有它才能看得见的攻击路线。母狼从极其混乱的狼群里快速地穿过去，跑到之王妈妈的身旁，亢奋地一跳，便有了摧毁一切的作用。它咬住了之王妈妈的乳房，又利用身体的重量撕开了牙咬住的地方，一柱柱鲜血和一柱柱奶水交叉着喷射出来。强烈的血腥味吸引了狼群，无数只狼嘴挤到这，“哧”地撕开了这个最柔软，最细嫩的地方。之王妈妈发出惨烈的悲鸣，冲到狼群里甩着后腿跳跃了几下，踩扁了没有躲开的狼，却没能甩掉咬住它乳房的狼，那些狼已经把嘴伸进了它的肚子里，向外扒着它的内脏。狼越挤越多，把之王妈妈当作一座山来齐心协力地推倒它。之王妈妈来不及从身上撕下这些狼，它的内脏正快速地消失，在它倒下的时候，它的内脏已经被狼群吃了个精光。

狼群在吞食之王妈妈的时候，也吞食了它们倒下的同伙，把先钻进去掏吃的狼当作老虎的内脏一起吃掉了。狼群快速迅疾，不浪费一丁点的食物资源，连虎毛都没剩下，直到在这片山间荒原上再也找不到什么了，它们才留下一堆堆粪便离开这里。



虎 王

# HU WANG

## 第二章

之王的妈妈是发情期前离开家族领地的。那时候，它在一大群驯鹿逃走的地方看见了一只公虎。这只体型巨大、浑身散发着雄性朝气的东北虎正在遥遥地望着远方，之王妈妈被它所吸引，静静地走过去。

在那几天里，之王妈妈寸步不离大公虎，也不捕猎，一心沉寂在生命的欢畅里。那种渴望、那种热切、那种超然的亲密和温顺，使它们看起来像一对相看两不厌的激情勃勃而又永不分离的魔鬼情侣。





## 第二章

之王妈妈出生在西伯利亚，出生在经过数百个隆冬积累的坚实冰野上。之王妈妈的妈妈是只体型巨大、美丽强悍的母虎，盘踞着几千平方公里的广阔地域，包括雪线以上的常寒地带和覆盖着森林的四季平原。

之王妈妈的妈妈每隔三年生下一窝小老虎，每窝无论大小胖瘦都能健康地活下来。孩子们离开它前，一直跟着它在家族的边界上漫游，扩展它们的领地，孩子们成年后的主要活动，就是在土地边界留下它们的标记，这是这个家族在这里长期平安生活的重要保证。无论多么凶猛的公虎，都不敢侵犯群虎的领地。以后，这些孩子们从这里离开，再去开拓新的属于自己的地盘。

之王妈妈的妈妈长着一双明亮的、烟水晶色的大眼睛，它的眼睛发光、机敏，孩子们一模一样地遗传了它那双眼睛。它教会孩子们使用那双眼睛，去看目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去看被雪峰和高山阻隔的另一边，去看穿过空间、穿过时光已经飘散了的猎物身影。

因为西伯利亚漫长的冬季需要东北虎具有这样的好眼力和好感觉。在这片广袤的冰雪大地上，冬季捕猎比起夏季往往显得更加神秘而又饶有趣味。生长在西伯利亚的驯鹿，冬季披着一身和冰雪同样颜色的长毛，不管是公鹿还是母鹿，鹿角上都长满了冰雪色的细绒。它

们藏在大风暴、大雪暴中迁移，身影藏在团团滚动的雪中，跑速简直和风相同。猎捕这种动物，之王妈妈获得了最有益的训练。

夏季，从北方到来的强大季风把山角上终年不化的积雪和坚冰吹下来，漂浮在河上。之王妈妈的妈妈领着孩子们泡在河里，伏在冰块上，披着一身变幻的光色爬到岸上，用粗暴的亲热动作互相打闹，沐浴着夕阳回到它们的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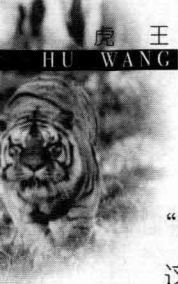
之王的妈妈是在发情期前离开家族领地的。那时候，它在一大群驯鹿逃走的地方看见一只公虎。这只体型巨大、浑身散发着雄性朝气的东北虎正在遥遥地望着远方，之王妈妈被它所吸引，静静地走过去。

在大公虎身后一声不响地站着另一只母虎。它是一只体型较小却完全成熟的小母虎。小母虎一直跟随着大公虎，穿过一片纵横的河谷又沿着一个分水岭的最高点走下来。这只大公虎刚刚和群虎争战过，那些群虎都是同窝兄弟，是在家族的领地上成长起来的年轻老虎，它们在母虎的鼓励下，凶猛无比，大公虎费尽周折也没争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地方。但它不能停止寻找，不能停止争战，一直到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领地为止。小母虎一直在它身边，交战其间，它们不交配。在经历了数次失败后，小母虎没有离开大公虎，知道它会去自己想去的

地方。

之王妈妈试探性地往大公虎身边靠，它渴望接近它，但又非常害怕。它们的虎须子几乎碰到一起了，一种不能解释的神秘联系，使它们的心灵在短暂的片刻就互相熟悉和友好，接下来它们就那么出神地站在一起了。

“突——”



“突——”

这是它们语言中涵盖了所有爱 and 友好内容的最简单的发音。

小母虎走过来，之王妈妈向后退让了几步。它把注意力转向小母虎，它们是很容易相处的同性别。它们小心地互相闻了闻，互相注视、打量，动作没有惊慌，没发现对方有攻击的企图。它们非常小心地尽量地不做出惊吓对方的动作，谁都不轻易地龇牙、抬爪，到了两颗心都平静下来的时候，就很融洽地认同了。

大公虎抖掉沾在身上的灰尘，沿着布满斑斑点点的阳光的石块上继续走。它的步子又大又慢，每只爪子都在沙地上留下了清晰的爪印，带着孤独动物的特征，重重的、很坚实的爪印。之王妈妈和小母虎踩着大公虎的足印，远远地跟着它。

大公虎和之王妈妈、小母虎走上没有植被的荒岩，从中西伯利亚向亚洲东部方向走出了一条直线。老虎辨别方向的能力是其基因中最优秀的部分。它们能站在荒漠上判断出绿洲的位置，能穿过干涸的土地找到流淌的山泉。许多时候，它们对阳光、星星，对风、雨、雪都有着冥冥所至的真实感知。

没有植被的地方就没有动物。三只老虎捕不到猎物，它们无声无息地忍耐着饥饿和干渴。它们啃食夹在石缝中成簇生长的坚硬的三棱草。在没有食物的日子里，大公虎仍然在天亮前卧在最高的石头上，谛望被露水洗过般洁净的星辰。

西伯利亚的夏日凉爽中略带着几分冷意。这时东北虎身上的绒毛完全褪尽了，外层的针毛经过夏季湿润空气的滋润、经过较多的光照，经过比冬季丰富的食物滋养，显现出了光滑、柔软和密实。一些强壮公虎的针毛下，凸现出健壮的肌腱。它们身上的黄道浅如黄金，



移动时反射出太阳的光芒，黑道如碳化的溶岩，有厚而坚硬的质感。因为没有一点杂毛，每只虎头上的“王”字格外清晰，仿佛一只天笔凝重地给它们画的记号，刻意地泄露些许动物们的天机。它们头上的“王”字各有不同，有的是“王大”，有的是“大王”，有的是“天王”，有的是“王天”。这两个字在它们的额头上都是上下排列。

大公虎有让母虎一见钟情的体魄，它身上没有一个部位漂亮而不实用，身上最美的部位也是最有力、功能最强的地方，力量与美在它身上结合成完美。比如，它的尾巴很漂亮，长长的流线型，一直拖到地面，在地面打一个弯，尾尖向上翘起，走路时，大尾巴衬得它雍容大气；捕猎时，它的尾巴是利剑，劈过去，没有任何生命还能站得起来；奔跑时，它的尾巴高高翘起，轻盈如羽翼，助它迅捷如飞。它体型巨大，四条腿粗直圆润，虎掌有力而柔软，勾、劈、扑、扒样样准确。虎掌上面密密的长满浅黄色针毛，所有筋骨都被覆盖在针毛下，不像其他动物那样筋骨毕露，显示出东北虎特有的丰满匀称。大